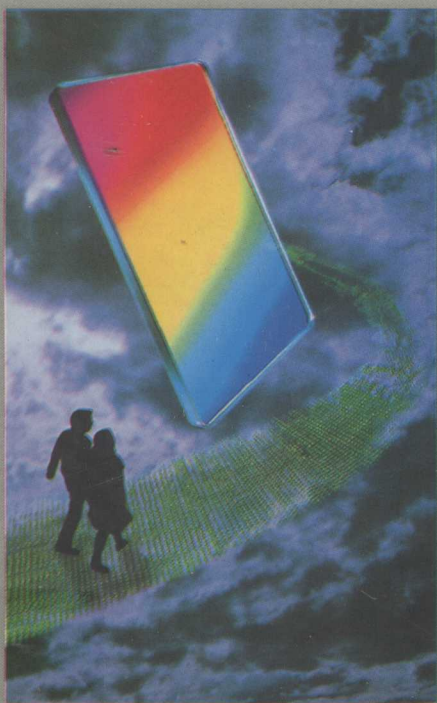


**Ethnic Chines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ies**

主编 庄国土 黄猷 方雄普

上册



世
纪
之
交
的
海
外
华
人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

(上册)

主编 庄国土 黄猷 方雄普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上册）

Ethnic Chinese at the Turn of Centuries

主编 庄国土 黄猷 方雄普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州富贵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火车站桂山路 109 号 邮编：35001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7.125 印张 4 插页 412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211—03323—1

C·79 定价：（上下）5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近二十年来，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力量迅速成长，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获得巨大的成功。在亚太经济、政治格局变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国际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华侨、华人日益引起世人的瞩目。各国政府和学术机构支持下的华侨、华人研究取得重要的进展。近年来，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频频举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总结近年来国际华侨、华人研究的特点和介绍华侨、华人研究的新成果，既能提高中国华侨、华人研究者的水平，亦能为中国的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提供决策资料。这是我们选编这部《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论文集的目的。

这部论文集选编了近两年来国际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论文，其中有一部分为参加1996年在厦门举行的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暨国际华侨、华人研究学术大会的学术论文。作者绝大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知名专家，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

本书收集的专题论文涉及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除了历史、经济、移民研究仍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以外，华人家庭和妇女、宗教、侨乡建设、华人文教、社团等仍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课题。前苏联的华人历来被研究者忽视，因此我们特意收入薛永盛等人所著的《论俄罗斯华人历史性变化及对策》。

本书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多种特点。

第一，多学科研究华侨、华人的趋势。以往的研究者多从历史、汉学角度研究华侨、华人，当前研究华侨、华人者以经济及国际关系学者居多。多数学者从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文化学，乃至民俗学、心理学、宗教学角度研究华侨、华人。第二，调查、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被普遍采用，这使研究的深度和论证的力度比以前的研究成果有所提高。许多作者下大功夫通过艰辛的调查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个案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翔实的论证。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体现在中外资料 and 观点的对比上，而且利用不同个案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使研究者的视野更开阔，研究成果也更具说服力。第三，研究者的地域分布更为广泛。本书的国内作者不仅来自传统的闽粤地区，东北、中南、华北的学者也提交了颇有分量的论文。在国（境）外学者的论文中，有5篇选自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学者提供的论文，这表明这些地区相当部分的学者也开始重视华侨、华人研究。以往国外的华侨、华人研究多为华裔学者，且多集中在东南亚，而今非华裔学者也开始显示出雄厚的研究实力。他们不但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其研究的功力与投入的精神也令人不可忽视。第四，以华侨、华人的现状研究为主。其部分原因是历史方面的研究已持续多年，成果甚丰。而现状研究日益为各国各地朝野所重视，尤其为政府和企业界所欢迎，因此其研究经费相对充足，成果也较易得到认可。这些特点不但反映华侨、华人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学界的热点之一，从而吸引了中外各地、各学科的学者以较大的热情和科学方法研究华侨、华人，而且说明华侨、华人现状，尤其是其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已吸引了国际朝野的重视。

本书所收论文为作者近两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既是对华侨、华人的回顾和展望，亦是对世界最新华侨、华人研究状况的

扫描，由此反映当前华侨、华人研究的进展，透视其发展趋势。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与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辑部协商，精选一部分原拟收入本书的论文转由该刊发表。

本书所收论文的绝大部分作者是世界华人研究学会 (ISSCO) 的会员。该学会为协调、组织世界性华侨、华人研究作出巨大贡献。因此，本书也可以说是世界华人研究学会的成果之一。

本书的国（境）外稿件，主要由庄国土选编，国内稿件主要由黄猷先生选编，各项工作由庄国土、黄猷、方雄普共同商量负责。主要编辑事务由庄国土承担，李绍宗、翁冰惠、曾秀莲协助本书的选稿及编务工作，福州大学外语系主任黄松江教授承担了该书外语部分的审核工作。我们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因时间匆促，编者水平所限，谬误之处，当由我负主要责任。

庄国土

1997 年 4 月于厦门大学

目 录

前言		1
新、旧民族主义与海外华人	〔新加坡〕王赓武	1
21 世纪华人问题初探	〔菲律宾〕吴文焕	10
新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	郭玉聪	22
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公民移居海外情况的探讨	谭天星	33
华侨、华人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载体研究	江作栋 张学惠	44
海外潮人的国际联系	龙登高	59
中外海外移民若干问题的比较	张存武	70
整体性和多样性的混合		
——美国的中国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的比较研究（1865—1965 年）	李其荣	78
关于华侨与抗日战争研究的若干问题	黄小坚	95
近代以来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1914—1996 年）	郭 梁	109
战前日本“华侨研究”的背景与特征	〔日本〕蔡史君	126
战后日本论坛的华侨与华人论	〔新加坡〕卓南生	146
华侨在近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往来中的地位和作用	聂德宁	163

华人企业经营的特征及优缺点	〔日本〕朱炎	178
网络、信用及其文化背景		
— 海外华人企业文化初探	陈衍德	190
析华侨汇款及其作用	林金枝	203
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与侨乡建设		
— 天门市个案研究	郑一省 余景凤	216
跨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经济	陈乔之	226
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经济政策剖析	汪慕恒	237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王勤	249
东南亚华人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	王望波	259
贸易、移民与文化传播		
— 16 世纪末厦门籍华侨在菲律宾	李金明	273
华商与当地社会		
— 菲律宾实例研究	廖少廉	279
马来西亚资本在我国的投资初探	林伍琬	288
继往开来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	谢成佳	300
菲律宾华人社会的前景	〔菲律宾〕吴永源	312
战后日本华侨社会的变迁	〔日本〕张亨通	327
海外华文教育振兴的因素	杨山 吴行赐	342
东南亚华侨、华人教育问题的若干思考	巫乐华	348
印支三国华文教育初探	赵和曼	362
美国夏威夷华文学校的关闭与复设 (1941--1949 年)		
	汤熙勇	374
新、马、菲华文微型小说掠影	颜如璇	397

印尼华文文学的现状与展望	章萍萍	404
近三十年来的美籍华人	〔美国〕沈己尧	416
关于“美国梦”的思考		
— 从《美国亚裔名人录》谈起	黄 静	421
中国人留学美国的历史回顾	程 希	432
旅居英国的香港新界客家人初探	巫秋玉	448
巴西华人经济前景	〔巴西〕杨宗元	459
论俄罗斯华人的历史性变化及其对策		
薛永盛 韩来兴 张桂馥 冯平		473
菲华企业家龚诗贻及其社会公益事业	周南京	484
爱国华侨巨子 吴锦堂	〔日本〕徐大卫	498
林文庆走向厦门大学		
— 一个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寻根历程	〔新加坡〕李元瑾	511

新、旧民族主义与海外华人

〔新加坡〕王赓武

我的题目是《新、旧民族主义与海外华人》。首先，有关海外华人的定义，我倾向于仅指那些居住于中国领土以外的华人。我不赞成把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中国人包括在内的任何所谓“海外华人”的概念。一些西方作者，更为不幸的还有一些华人学者，不顾事实，坚持将所有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华人统称为“海外华人”。这或许有一个潜在的政治目的。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澳门正处于回归祖国的前夕，再坚持这种提法便会把台湾描绘成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我呼吁所有的学者在写到这一敏感课题时摒弃这种故意含混的定义。

华侨和民族主义是一个长久以来令我着迷的课题。我成长于马来亚，目睹民族主义如何创造了中华民国，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如何为更加凶猛而又好战的日本民族主义所攻击。然后，我自己在日本占领的马来亚亲身体验了这种确实令人可怕的民族主义。所幸的是，它最终归于失败。但是这段经历却使我产生了疑问，即当民族主义被那些残忍无比且野心勃勃的领导人所误用时，对人民将意味着什么？当时，我也目睹了周围其他一些民族主义的发展。譬如，华人武装广泛的丛林战斗所表现出来的反日民族主义，接着马来亚共产党也接过了这面旗帜。

战后，东南亚经历了长达 20 多年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时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还有越南的南北分裂，

以及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斗争在1975年达到了高潮。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获得胜利的共产党人使越南南、北双方复归统一。当时，共产党人也是本地区最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一批人。

我本人赞成铸造国家民族的新使命。像马来亚联合邦即是一个多元社会的国家。这种新民族形成的过程甚至在1957年国家独立之前即已开始。我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在1962年第一次撰写了有关新马来民族主义的文章。之后不久，马来西亚的设想被推出。最初的联合邦扩大到了包括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我与同事们一起撰写了一本论文集，对这一新的发展过程作了研究和评价。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复杂政治斗争，其中包括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宣告独立。

我曾经深受震惊的是各种民族主义的产生，随之而来的各种民族重塑努力，以及，如果把握得正确，产生的各种积极、有益影响。这样，我从这段经历中所获甚丰，因而继续研究这一课题，并特别着意有关马来西亚精英的竞争以及那里华人政治特质的变化。对东南亚华人而言，本世纪是民族主义向新的独立民族国家扩大传播的时期。这些民族国家刚从西方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华人应该都会理解，这是上一个世纪亚洲民族主义的新发展。孙中山最早接受了这种民族主义，始于1895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这是本世纪与上世纪之交的老民族主义，我们可以将之与本世纪结束前夕突显出来的新民族主义作一比较。我先简要阐述一下什么是我所认为的老民族主义，然后将之与日后的新发展作比较，以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民族主义的新特征。

众所周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立刻满足了大部分华侨的渴望。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华侨作为各类外国殖民统

治国家的侨民由于弱国微民的地位而受到歧视。孙中山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失败，遭受西方列强欺凌辱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缺乏民族精神。第二，华侨作为华南地区的汉人，尤其憎恶 250 年前满族人征服这个帝国时确立的统治汉人的思想。

对于华侨来说，孙中山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即激发民族自豪感，反对歧视，并以推翻清朝统治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众所周知，这种民族主义的响亮口号，激发了华侨的热忱，大多数华侨支持孙中山推翻清朝政府，并最终产生这场革命运动。

简而言之，旧民族主义在起始时期具有反满兴汉的情绪，然后演变至由五个民族组成共和国的思想（即五族共和）。这就是说，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部分的中国人所组成的。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其包括其他民族，不再仅仅是最初提出的汉族（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收录了更多的少数民族，现今共有 56 个）。在这种背景下，生活在各种不同民族社会中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华侨，便会毫无障碍地认同一个伟大的多民族的国家，并提出大胆的、宽容的民族重建计划。

在中国内战时期，东北三省被日军占领，并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这一地区当时仍主要由汉人居住，并接近华北地区，对当时中华民国的继续生存产生了直接而且重大的威胁。几乎与此同时，在西北的新疆地区，外国势力也支持叛乱武装，企图分裂国家。西藏也已被描绘成从来都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自然也就不是孙中山所谓的“中华民族”五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了。

民族主义的海外华人都十分清楚中华民国在内战时期以及日本侵华年代所面临的困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积极支持内战中的一方，并至今仍对中国不同派别当时在观念意识上的分歧记忆犹新。但是真正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从 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这场战争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它把所有的华人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联合起来，而且使民族主义不再是单纯的一连串演说、标语或者仪式，而是一些具有真正意义的东西。

在这方面，最好的象征或许在于这一事实，即东南亚各地，乃至世界各大洲的华人都在共享同一种民族认同感。华人无论身居何地，他们都作出了雷同的反应。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欧洲殖民地的东南亚地区其自身的民族主义运动当时尚未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欧洲移民国家的北美和澳大利亚都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迫使那里的华人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来保护他们的社群。而其间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求助于他们共同的华人血统以及日益发展的这种民族主义感情。

这种旧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之为民族主义的一种正面、积极的发展。不管在中国，在一些移民国家（其中多数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还是在殖民地国家或前殖民地国家，它都象征着独立、解放、平等和现代化的要求，并加上了自由和民主的内容。这显然与民族主义的“阴暗面”，诸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截然不同。因此，当亚洲当代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其新国家时，大多数生活在那里的华人对那些他们所熟悉的民族主义都抱有某种同情心，所以很多华人都愿意接受当地民族主义领袖的主张。

然而战后的国际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新建立的国家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国际争夺的冷战阴影中。一些国家倾向于这一方或那一方，但是其余许多国家却义无反顾地尝试保持中立。他们在两个超级大国所代表的极端政治和社会体制之间寻找一种中间形式。建立国家不容易，真正的独立更不容易。所以新建立的国家都需要帮助。大多数新独立国家都拥有足够的土地，但这对于实现现代化来说，却仍远嫌不足。要实现现代化，尚需要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借贷资本以及各种形式的援助。这样，对于许多国家，尤

其是东南亚国家来说，海外华人便是一种内在资源。但是这里还有额外的因素必须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冷战的这一方，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却身处另一方。而海外华人所居住的许多新建立国家却都不愿意在两方中间作出选择，因此这些华人中的大多数作为少数族群的社团，便倾向于当地的民族主义，并接受各侨居国的民族主张。还有不少人则决定埋头过日子，不再过问国家政治。

后殖民地时代的民族重建，是在以参加联合国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框架内进行的。对于大多数亚洲领导人来说，建设新型政体的民族国家是一项全新的使命。实际上，真正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对亚洲来说也是一种舶来品。民族国家的模式产生于早期的西欧，最早且最为成功的范例当数英国、法国和荷兰，它们都是亚洲大帝国以前的主人；古老王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民族国家，它们也同样拥有殖民帝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如后来的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较小的西欧国家，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分裂的比利时，直至实施地方分权但形式上保持统一的瑞士，这样一个奇特的例子。此外，一次大战后，随着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分裂出一大批以民族语言为标志的中欧、东欧及中东地区国家。

这些民族国家的模式各异。1945年以后新建立的亚洲国家自然不必照搬其中任何一种形式。亚洲国家注重的是，建立走向现代化的、发达的（如果还谈不上是真正富裕的）民族国家。她们认为这将代表世界进步势力。亚洲国家把最为成功的民族国家视为自己的模范和向导。亚洲的新领袖们极力避免西方国家所犯的错误，并最终使他们的国家摆脱了弱小民族国家的地位。譬如，在50年代，既没有一个领导人愿意使他们的国家像东欧和中欧国家那样置于前苏联的控制之下，也不愿意像意大利和希腊一样处于

无秩序和混乱状态，更不愿意像西班牙或葡萄牙一样成为法西斯独裁政权。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学会了怎样与新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共生。下面我接着要讲民族主义的一些最近进展，即我所认为的新民族主义。

当前，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又再度活跃起来，同时也引起世界各地的高度关注。随着苏联的解体并分裂成 14 个新国家，民族主义以其极端的形式再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原南斯拉夫分裂成 5 个国家，以及波斯尼亚和俄国的车臣叛乱这些尤为特殊的例子。这些事件对世界各地都有影响，但对西欧的影响则尤甚。这是对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以及对愿意以进步的地区联合来替代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所有乐天派的挑战。自相矛盾的是西方国家却同时欢迎这种事态的发展，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复燃瓦解了俄罗斯帝国。某些领导人甚至渴望把欧洲联盟向东扩展至俄罗斯边境。

尽管亚洲的情形有所不同，但冷战结束依然对它产生了重大影响。影响所及，首先表现在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上，然后是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还有日本对亚洲大陆发展所表示的忧虑，越南在俄罗斯衰落后寻找新朋友，南亚次大陆的多发性战争以及紧张局势，最后对远未完成民族重建的东盟也同样产生了影响。此外，亚洲的一些种族、少数民族部落，即所谓“无国家民族”（nations without states）的民族热情也为上述形势的变化而进一步激发起来。

至于海外华人，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在中国以外的民族主义经历。50 年代起，民族主义的演变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于在这种形势下生活的海外华人来说，这一改变至少在三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首先，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民族主义的初期阶段。殖民统治

的结束迫使东南亚的华侨作出抉择，是要做一名中国国民，还是做一名在前欧洲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的国民。这在那些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的华人中产生了痛苦和犹豫，但选择只是迟早的事情。许多人倾向爱国主义，于是回到了中国。其余人则作出了归化于当地的抉择。其间，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认为台湾民族主义已丧失了前进的目标，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意味着成为共产主义者。可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其中包括自愿效忠于所选择居住的新独立民族国家，千百万的华人都决意革除自身作为华人的强烈特征，当然也包括放弃中国民族主义的早期表现方式。一旦背离了对民族主义的感情义务，作为中国以外的华人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

第二，民族主义要求的异化与淡化趋势支持了民族的团结。譬如，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体现在对移民的歧视性政策中的种族分等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就导致了多元文化的民族认同，如果目前还尚未达到多元民族国家认同的话。这是一种更为微妙而难于抗拒的趋势。现在在很多华人想到他们的种族能够得以承认的国家去，而更多的华人已经准予进入这些国家，并最终取得当地国籍。简而言之，现在出现了一种中间状态，不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即每个决定都会产生永久不变的结果），而是各种民族色调如果不是受到鼓励的话，也是允许存在的。这种认同观对于华人所认为的民族主义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对比。这种民族主义显然不必一定要像过去那样，采取排外和感情用事的做法。亦即当华人在政治上忠于新的国家时，他们也可以保留某些民族文化。而且当环境变化时，他们也有自由采纳任何行为方式的变更。

第三，新民族主义倾向于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例如，不少国家便鼓励外籍华人参与政治进程。越来越多的华人安顿下来，

溶入主流社会以及加入不以种族为基础的党派组织。这意味着许多华人已经选择了新居地区的政治文化。现在要评价参政范围扩大所产生的后果还为时尚早。但事情十分清楚，华人参与国家政权机构以及取得特殊地位的人数愈多，他们对这种新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的认同感便愈加强烈。这种现象出现得越多，种族界限本身也会消失得越快，华人与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族群之间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也就没有差别了。

上述情势反映了政治文化变化的一些新动向。但有些事态的发展既不是绝无仅有，也不是不可逆转。我以前就认为新民族主义不一定总是有建设性的，很有可能退化为部落主义，也有可能产生种族主义。欧洲的例子便对新民族主义所可能产生的质变提出了很好的警告。而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与领土联系的民族主义便很容易形成部落主义。实际上，没有一种新民族主义未曾遇到过种族主义的反抗，这种种族主义号召以血缘关系实行种族分治。新民族主义对华人移民在新国家的地位将产生什么影响目前尚未明朗，但这是一种形成大种族的民族重建进程，华人将参与这一进程则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环境对于以种族为决定因素的社会来说，仍然是较新的事物。无法保证永远不会出现导致极端种族主义复活的逆流，这种种族主义是新民族主义发展一直与之斗争的。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精英们努力培育的多元文化主义意识，正受到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挑战，而华族正成为那些企图以逆转这种趋势来赢得广大选民支持的政客的障碍。

旧民族主义者希望祖籍国——中国在必要时出面干预，以帮助他们摆脱受迫害的困境。而新民族主义者则求助于海外华人自己创立并培育的跨国种族网络，或者求助于更为广泛的全球性反